

东江岸边的活力之城

丁 燕

但其实,我只接触到东莞的“皮毛”。我根本无法看到东莞的全景,因为它实际上拥有上百种、上千种风貌。我发现,无论我站在哪个地方观察,我所看到的东莞都是千差万别的。我在那里住的时间越久,就越是无法说清它。

东莞有一条江,名字叫东江。

我有时觉得,东莞这座城是建立在河流之上,而不是建立在陆地之上。所以,东莞和中国大多数城市有些不同;所以,东莞依仗的不是稳固,而是变化;所以,东莞永远不会被真正定型。清晨,当第一缕曦光投射到江面时,这座城市便开始喧闹起来;深夜,当橘红青紫的灯光倒映在江面后,那光会编织出一条长带,不断向前延伸。东江就是这样,日复一日看着岸边城市的变化,包容一切,接纳一切。

外地人对东莞的理解,可能停留在“制造业名城”的认识上。然而有谁知道,改革开放前,这座城除了莞香、莞草、烟花、爆竹等手工作坊外,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。1978年的秋天是一个分水岭——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虎门镇开设了第一家工厂。东莞人利用祠堂、饭堂和会堂,以及影剧院、旧教学楼等作厂房,承接“来料加工”。那些原本种水稻、割橡胶、捕鱼虾的手,开始接触皮革、毛织或电子板。

到1988年,东莞升格为地级市,但东莞政府的治理结构为市直接管到

镇,没有中间县这一级。进入21世纪后,东莞从低端加工的服装、制鞋、家具等产业,逐步升级为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机器人、新能源等产业。如今,东莞已跻身“新一线城市”行列。今天我们只有通过摄影家拍摄的老照片,才能看到割莞草、编渔网、牛耕地、用铁锹修整河道等这座城市的昔日生活场景。

在东莞,生活不仅是忙碌的车间、奔驰的货车、繁忙的码头,还是酒楼里的早茶、榕树下的粤曲、球场上的灯光。在东莞,城市与乡村并没有鲜明的分界,反而处处彰显出一种联姻与融合的甜蜜状态。在这里,虽然很容易就能看到一座工业园,可你随便一个拐弯,又能与一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落劈面相逢。在这里,人们的脚步是匆忙的,但同时,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自洽的、丰足的。在这里,新兴潮流和老传统就像一棵树的两根枝丫,持续地生长着,不断地交缠着。

那个位于莞城的细村市场,是东莞人最爱的购物地。第一次进入这个市场时,我居然迷路了!我被那高低不平的窄巷、斑驳的骑楼墙、石板路上肆意生长的茅草所吸引,一步步向前,就像走进一个大迷宫。无论是推着大捆蔬菜的车夫,身穿羽绒服、脚踩拖鞋的主妇,准备买热腾腾大包子的少女,还是站在一排鸟笼旁的银发老

人,都让我感觉分外新奇、分外亲切。

东莞是一座移民城市,也是一座富有活力的城市。晚上,当我坐的公交车驶过某个工厂附近时,常常能看到一群人——他们穿着湖蓝色的工装,白色的运动鞋,脚步匆匆地往前走。我知道,这是吃了晚饭赶着去加班的工人。我觉得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体人群。东莞的常住人口有一千多万,而户籍人口不到三百万。所以,有七八百万的外来人口生活在这座城市,在这里打拼。他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尽活力,让这座城市飞速发展、变化着。

到了春节,这座城便歇息了下来。当打工人拎着大包小包回老家后,这座城便显得空空荡荡。最初的征兆,是从快递慢下来开始的。接着,我发现几乎所有的餐厅,无论是湖南大碗菜、川味小炒,还是江西菜馆,全都暂停营业;我常开车行驶的敦厚路上,车流量也大幅度减少。春节过后,千百万人提着编织袋,拖着拉杆箱,再次投奔到东莞的怀抱。他们知道,这座城会让他们梦想成真。

在我看来,古老的东莞和现代的东莞是彼此相通的——没有其一,便无法想象其二。在我看来,东莞是丰富而无限的——它每天都在发展,每天都在变化,如东江之波涛,生生不息,永远向前奔涌。

遇见

春末的浦江,江水清清。微风吹过,小桥的一弯倒影抖了几抖,也把一阵花香抖落而来。循着花香,竟踏进了一间工厂。

一进门,湿润的空气扑面,花香更浓郁了。银白色的货架上,一排排花束如繁星缀满空间。工人们正熟练地剪裁、捆扎,把花枝包装成精致的花束。哦,原来这是一家生产“美”的工厂。

“接下来要上一个我们家的新品!”一阵充满活力的声音打破了宁静。循声看去,柔和明亮的补光灯前,一个小姑娘正手捧鲜花直播。她声音清脆,向屏幕彼端的观众介绍细节——如何下单更优惠,如何搭配,如何醒花……一侧的中控台,实时显示直播画面和数据。“看这束郁金香,是不是特别美?”主播轻轻嗅了嗅。高清镜头下,娇艳欲滴的花瓣、慕斯蛋糕一般的质感,被捕捉得淋漓尽致。随着新品的亮相,直播间数据也陡然攀升。

可是,有谁能想到,镜头外,这些娇美的花朵大多出自六七旬老人之手。主理人薛勇在教会老人们种花养花上,可是投入了不少精力。早年,薛勇在广东经营灯具生意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在老家门前提手种下的几株牡丹,被一位上海游客相中。这件事触发了他的灵感,何不在家门口做一份“花的事”呢?

回到村里,厂子建起来了,招人时却面临一个难题: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,留下的多是老人。老人们爱种花,也能吃苦,但固执地采用传统方法,效率低,品种单一。看到如此年轻的薛勇,他们并不相信他能带着大家赚到钱。

薛勇决定把科学的方法展示给老人们看。如何引进外来品种,如何选择土壤,如何给花做营销……几年时间里,他手把手教老人们种花,根据每个员工的兴趣和特点,巧妙地安排工种。有的大爷力气大,就去花田锄草;有的大娘心细手巧,就做花束的修剪包装。

一来二去,薛勇种花种出了名堂。老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“花师傅”。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花的巧思不只是“花师傅”一个人的功劳。有位顾客长年下单买花,终于找机会要到了薛师傅的微信。“薛哥,你家的线上业务做得还是太窄了,需要拓展,我推荐一个专家帮帮你吧!”顾客推荐的,原来是自己的姐姐,在杭州的大公司专业做直播业务,定期来友情助力薛勇的花经济再上台阶。“我嘛,只能算半个‘新农人’,比父辈强一点,但确实离先进水平还有差距,要多学习。”薛勇说。就这样,鲜花成了媒介,店主与顾客有了不一样的互动。

五月正是花朵盛放的季节。工厂不远处,一千五百亩花海如织如锦,恍如天边流淌的晚霞落入田间。眼下,芍药和玫瑰开得正盛。一朵朵鲜花,宛如精致的舞者,在微风中摇曳。花瓣层叠,色彩斑斓,白的如雪,粉的似霞,红的胜火,美得让人沉醉。花海常年对外开放,游客们穿梭其间,或低头轻嗅花香,或驻足拍照。孩子们嬉戏追逐,笑

花的使者

程 红

声在花间回荡。

我来得真是时候!不忍浪费如此美景,便打开手机搜索直播间,当场下了一单“落日珊瑚”芍药花。我想把这春日的浪漫延续得长一点,再长一点。

次日,我从浙江浦江返回北京。惊讶的是,花儿几乎与我同时抵达家门口。不禁感慨现代高速物流,让美好的事物打破时空的界限,传递到每个角落。据薛勇介绍,花束从工厂送往江浙沪地区,一般走陆运;送往更远的地方,则要空运。遇上热天,还要加冰袋。如今,鲜切花的冷链物流如同一条严密的“美丽守护线”,采摘、预冷、分级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,将鲜花从田野的怀抱,迅速、完美地送达千家万户。我打开包裹时,花束还新鲜得滚动着露珠。

我顾不得归置行囊,连忙把这束花插进透明的花瓶里。不懂养花的我,生怕怠慢了它,小心翼翼地灌水观察。听闻,“落日珊瑚”最妙之处在于它绽放的过程。我开始留意它每天的色彩变化,并用手机拍照记录下来。

第一天,它还是含羞的花苞,内藏着无尽神秘。第二天,那些紧紧闭合的花苞次第张开,似有抵挡不住的力量喷薄而出。第三天,花朵开始呈现橘红色,鲜艳而独特。第四天,花瓣伸展得趋于宽阔整齐,外瓣近圆形,每一片都像用细腻的丝绸编织而成……一天又一天,“落日珊瑚”似乎也在回应我的期待,绽放得隆重而热烈。

终于,黄昏漫卷花瓣。花朵逐渐由橘色变为浓烈的黄色,落日西沉的景象仿佛被“烙印”在花瓣上,一天中最温暖绚烂的时刻熔铸进了花蕊里。浦江那日所见的花海,一瞬间浓缩在我的一方小小阳台上。

“在心田里种花,人生才不会荒芜”,这是直播间的介绍。“花师傅”薛勇恰如“花的使者”,将一粒种子培育成一个花苞,跨越千山万水,盛开在我眼前,绽放在我掌心。而我内心也生发出继续传递这份美丽的使命感,在美好的日子里,为亲朋好友,送去一份来自田野的温柔问候。

葫芦瓢

陈 晔

有一阵子,家里新添的大米里混了些细沙,每每做饭必挑拣半天。父亲知道后,便送我一柄葫芦瓢淘米。

拿着这柄葫芦瓢,往昔父亲种葫芦的景象浮现在我眼前。葫芦开白花,和梨花一样雪白雪白。花谢,结出可爱的小葫芦。刚结出的葫芦,表面上有层细绒,像婴儿脸上的绒毛。葫芦一天天长大,要做网兜住,防止拽断藤蔓。

秋天,葫芦熟了,摘下,放窗台或吊屋檐上,搁一年半载。彻底干透后,什么时候要用了,用锯对半锯开。锯葫芦是个技术活儿,锯不好就偏了。每每这时,父亲就借来墨斗,在葫芦上“打线”。顺着墨线锯,一般不会锯歪。

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,葫芦瓢在生活中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。瓢能保温,瓢把处不烫手。农忙时节,庄稼人为抢农时顾不上回家吃饭,家人就用瓢端汤汤水水,送到田头地角。家乡大锅烧水,也用瓢往暖瓶里灌水。父亲告诉我,过去日子紧的时候,奶奶用萝卜干煮水,用葫芦装了,送到几里外山坡上刨地的爷爷和父亲手里。葫芦味和萝卜干水味混合着,有一种别样的味道。

因葫芦大小、形状和成色不同,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:水瓢舀水,面瓢舀面粉;有种上下有肚的“亚亚”葫芦,适合观

赏把玩,刷漆上釉,画些花草做工艺品。“亚亚”葫芦是我们的方言。父亲就珍藏着他童年玩过的几个小“亚亚”葫芦,那是爷爷送给他的礼物。我小时候拿出来玩过,等我儿子出世后,父亲把它们从柜里找出来送给了孙子。

现在用葫芦瓢的人少了,水瓮上扣一葫芦水瓢的画面已不多见。渐渐地,葫芦瓢成了只在记忆中出现的物件。参观一些画展,如果是乡村画,画面上有一柄葫芦瓢,常会有很多人驻足欣赏。我知道,这是勾起了他们的乡愁。

父亲给我的这柄瓢在锯开时,因干得太透,用力不均,裂了几道小缝儿。父亲用麻绳穿针引线把裂纹缝了个结结实实。他说:“用水煮过,好使。”

用葫芦瓢淘米能省去挑拣之苦,因为去瓢时留下的皱褶正好能让沙粒滞留其中,这不禁让人感叹万物之美妙。

一次,我去看一部老电影,电影中一种乐器的底部看着面熟,恰恰是半个葫芦做的。那个年代,材料紧缺,文艺战士们自制乐器,他们看中了家乡的葫芦。银幕上的半个葫芦奏出优美欢快的乐声,厨房里的葫芦瓢则演奏锅碗瓢盆的协奏曲。这乡间寻常的果实,竟展露出神妙妙用,这里有朴素的智慧,亦有生活的趣味……

育秧记

熊 昕

第一次看父亲做这些时,小小的我感到很好奇:稻种也怕冻吗?父亲告诉我,稻芽子金贵着呢!不能冻着,不能热着,还不能闻见酒味、烟味、油腥子味!各种催芽需要合适的湿度和温度。温度低了芽子不萌发;温度高了又容易烧芽。那时候,家里没有温度计和湿度计,全靠父亲用双手伸向谷种去感知。夜里,常传来塑料薄膜哗啦啦的声音,父亲一夜要起来好多次掌灯看芽生。

阳光晴好,父亲躬身在平整的秧床上撒谷种,撒得很慢,也特别仔细。或躺或立的谷种都破了芽,那些细嫩的小芽像努起的小嘴巴,亲吻着阳光。此时,它们鹅黄的稚嫩模样,尚且经不起严寒和风雨的侵袭。父亲忙着给刚从温室里出来的“孩子们”穿“衣”——将青苔护在秧苗上。即使塑料薄膜已广泛使用,父亲还是坚持到山上扒青苔。秧苗似乎懂得父亲的辛苦,它们稳稳当当地站立,见风就长,争分夺秒。

刚刚发芽生根的稻种,壳内营养物质还大半保留。麻雀为了补充一冬的消耗,不知疲倦地盘旋在秧芽子田四周,伺机而动。父亲赶紧把捆扎好的稻草人插在秧田两端。稻草人穿着我废弃的破烂衣裳,手里握一根长长的竹枝,枝头上系着一条白色的塑料薄膜,或竹林里捡来的笋壳,薄膜和笋壳在风里哗啦啦作响。稻草人在风中摇晃,不分昼夜守护着秧苗,父亲也暂时松了一口气。

风从山谷吹来,在父亲身边游来荡去,抚摸着父亲那张刻满风霜的脸。父亲一天比一天苍老,我知道他的这一套耕作方式,很快会被现代化的机械所取代。但每次看到父亲在田间劳作,我总感觉那身影里凝聚着老一辈农人对土地深深的情感。

衡水量。

白起渠上有水闸。闸的产生,似乎与这些渠一样古老。古时,这条长渠上有几十个“水门”。需要水时,下闸拦水,就近抬高水位,让水自流入田。不

寨。当年建寨的目的,是为了防匪患。寨子东、北、西三面环水,唯南面与笔架山似连非连。入寨,须走水路。而今,春秋塞褪去了延续千年的防御功能,由战时堡垒变成休闲旅游的乐园。于是,

走进南漳

李 晓 东

用时,开闸放水,水位低于农田,不会内涝。渠的功能,其实是双向的,既抗旱,又防涝。江汉平原沃野千里,水利设施居功至伟。

南漳还有一处有名的地方叫春秋

我们才可以天朗气清的日子里游览。寨子海拔高二百七十米,总长四百九十米,东西最宽处五十余米,占地面积两千多平方米,建筑面积九千五百平方米。眼前所见,多是鳞次栉比的石砌



▲中国画《白描水仙》,作者陈子奋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房屋,共计一百五十余间。房前,有一大片空地,绿草如茵,当年应该是一个打谷场。

南漳山水胜境,首在香水河。通常登山观景,如李健吾先生在《雨中登泰山》中所描写的,是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”。香水河景区却是从山顶向下走,“遥看瀑布挂前川”,而是与瀑布同行。人行山中,树木掩映,闻水声激响。循声望去,只见水流沿壁而下。壁非直立,山体凸出,水随山势,仿佛青山之白发,又如新娘之婚纱。当地朋友说,这里还不是最佳的位置,要到山底向上看才好。山底有潭,面积不小,山上和潭边绿树倒影水中,整个潭就成了一块嵌在山中的“玉璧”。潭上便是三叠瀑,沿山形成三级,水势越来越大。究其原因,此地为喀斯特地貌,山体有裂缝,水出山隙,细涓相汇,故越向山脚,水流变得越大。

走进南漳,感受历史遗韵,体验山水之妙,何其美哉。



2013年夏,我租住在广东东莞一栋电梯公寓十六楼的一间小屋内。

窗户正对面是密密麻麻的摩天大厦,近处是挤成团的农民房,侧旁是喧闹的下坝坊酒吧街,而楼下正对着一块袖珍农田。每日凌晨,农田里都会出现一个农夫,拎着手桶,用勺子一点点舀水浇地。每日凌晨,站在阳台上的我,都会向这片菜地及这个农夫行礼注目礼。我不知道这块菜地因何被剩了下来,但我知道,它不会长久地存在下去。因为在它的周围,幢幢高楼早已切开云霄,让顶部直抵云天。

从这个居所出发,我的自行车穿过坝新路,跃上东江大道,经过金鳌洲塔后,终于抵达岭南美术馆对面的东莞文联。这条路线,是我的上班路线。午休时,我可以到美术馆去看画展,也可以到可园博物馆去看黑天鹅,还可以拎着布兜去细村市场购物,或者到莞城图书馆看杂志。这段职场生活从2013年年初一直延续到2021年年底——那一年,我退休了。

尽管我不断地行走、观察和思考,



太阳出来了,父亲跟二叔抬起“铁牛”,向水田走去。冬水田已经翻过,蓄满水的田里波光粼粼。父亲走得不紧不慢。阳光懒懒地堆在铁牛的犁铧片上,犁铧像一面镜子,反射着耀眼的光芒。

梯田里到处是晃动的人影,远远就能听到人们的吆喝声和铁牛的轰鸣声。一张张犁铧插进泥土,泥巴上长满厚如棉被的紫云英。每翻一铧泥土,太阳照射的光斑就晃动一次。空气的成分陡然变得复杂,那是青草混合泥土、柴油混合汗水的气味。

父亲穿着雨靴,双腿叉开,两手握着铁柄,娴熟地操作起铁牛来。身后的犁沟里,三三两两的八哥、喜鹊和伯劳鸟跳跃着,从翻开的泥土中寻找食物。父亲用铁犁将冬水田翻耕一遍,然后再耙一遍,将秧田的泥块捣鼓得细碎而黏稠,然后开始搭棚育秧。

记得在我上小学时,父亲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浸泡谷种。村里一些不会浸种的年轻人,总是找上门来请父亲帮忙。父亲乐于做好事,也不怕麻烦,总是满口应诺。追赶着节气,浸种就是父亲的头等大事。父亲选好饱满的种子,用漏水和透气的蛇皮袋包装好,放在水沟或木桶里浸泡一天一夜,再将谷种提起来倒进箩筐,用稻草盖好。如果天气暖和,箩筐便放在屋角,如果天气寒冷,则要将箩筐放在火炉边。

前不久,我去了一趟湖北省的南漳县。

南漳县境内,有一条白起渠。史载,“昔秦使白起攻楚,引西山谷水两道,争灌郢城”。白起率兵进逼楚国郢城,久攻不下,于百里外武安镇蛮河上垒石筑坝,开沟挖渠,以水代兵,引水破郢。后来,这条渠被用于灌溉,至今造福沿岸生灵。

白起渠的名气不算太大,但是历史却很悠久,而且历久弥新。到了今天,灌溉范围还包括宜城、南漳的六个乡镇。更为独特的是,白起渠采用“跛渠相连”的方法营造。所谓“跛渠相连”,用民间的话说,就叫“长藤结瓜”。长渠为“藤”,沿途连接的水库、堰塘,就是“瓜”。这一设计,充分利用了湖北河坝众多的有利条件。非灌溉时节,拦河坝使河水入渠,渠水流入库、塘,地表水全面运用,常年蓄水。到了灌溉季节,水库、水塘的水又流入水渠,灌溉庄稼,实现了以多补少、以大补小、互通有无、平